

新世纪百科
知识金典
XINSHIJI
BAIKE ZHISHI
JINDIAN

重庆出版社

历代名臣 上书录 5

·明代

孙琴安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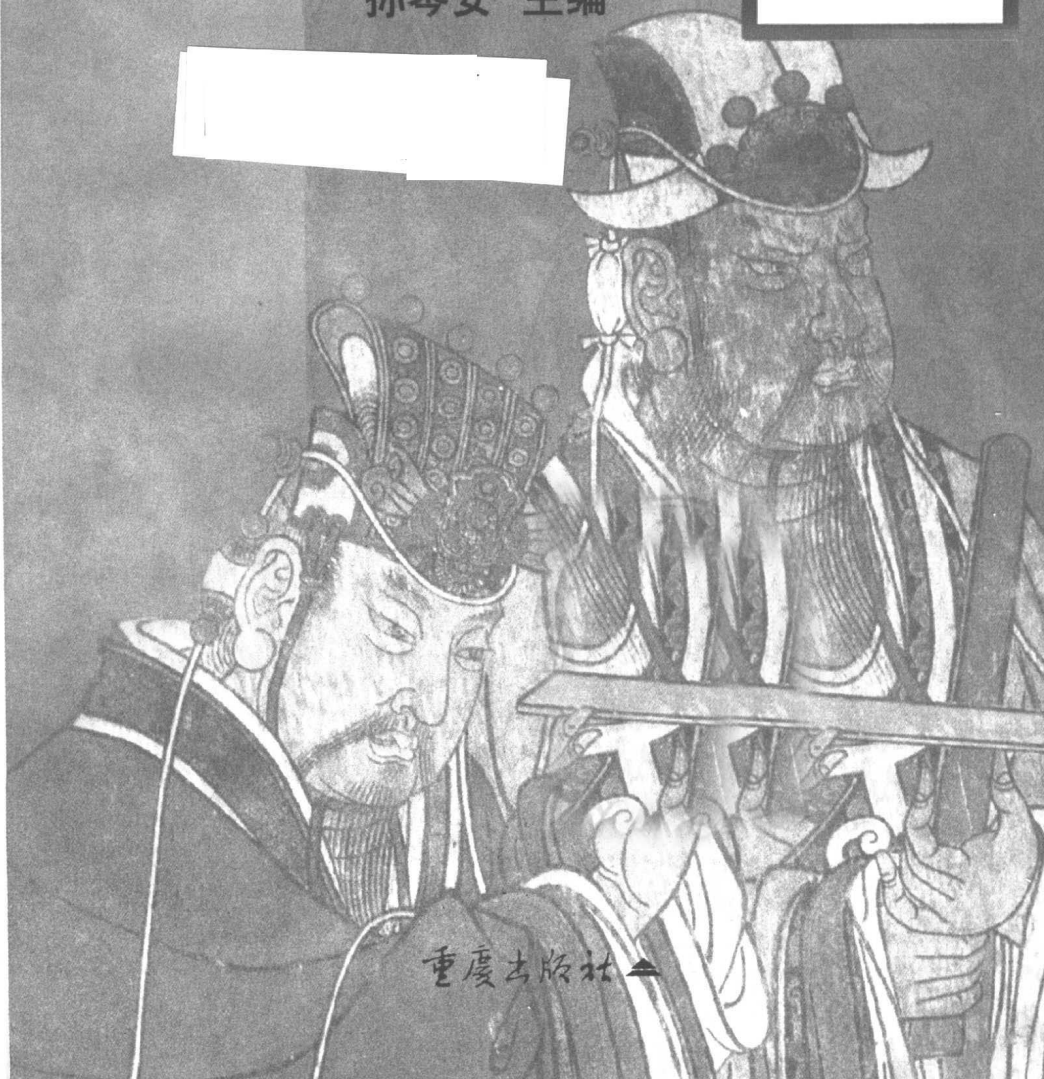


新世纪百科
知识金典
XINSHIJI
BAIKE ZHISHI
JINDIAN

历代名臣 上书录 5

·明代

孙琴安 主编



重庆出版社

责任编辑 石琼生
封面设计 金乔楠
技术设计 刘忠凤

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
历代名臣上书录 5·明代
孙琴安 主编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8 插页4 字数205千
1999年4月第一版 1999年4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-5,000

*

ISBN 7-5366-4234-2/I·855

定价：11.30 元

新世纪百科知识金典

◆ 顾 问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马少波	王伯敏	刘厚生	乔 羽
冰 心	全山石	江 平	杨子敏
李家顺	张岱年	张振华	柯 灵
柳 斌	铁木尔·达瓦买提		
桑 弧	桑 桐	秦 怡	蒋孔阳
翟泰丰	蔡子民	滕 藤	滕久明
戴爱莲	魏 巍		

◆ 总主编:

张 虞 李书敏

◆ 副总主编:

许友梅 陈金才 熊静敏 黑淑琴
蒲华清 薛振安 柏家栋 傅之悦

◆ 总编委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文晓村	王中玉	叶延滨	曲 炜
许友梅	陈金才	吴申耀	李书敏
李荣昌	沈 寂	张 虞	张文槐
杨 巍	郑达东	郑可仲	单树瑶
柏家栋	钟代福	徐卓平	夏树人
梁子高	曾如信	傅之悦	黑淑琴
蒲华清	缪新亚	熊静敏	薛振安

◆ 主 编:孙琴安

◆ 编 委:

徐培均 夏咸淳 孙琴安 沈习康
黄任轲

◆ 撰 稿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马圣贵	王尔龄	王礼贤	王兴康
王宝生	王定璋	王淑贤	王章杰
王简慧	卞 岐	刘耿大	孙文钟
孙琴安	阮 忠	许晓藿	李道桐
李靖夷	苏浙生	张 兴	张明华
张春生	张跃中	沈习康	沈逸波
吴宝祥	林建福	范民生	郑小宁
周嘉向	赵曰珊	俞水生	袁 进
袁名宣	顾伟列	顾宏义	夏咸淳
徐扶明	徐培均	徐 飏	傅俊德
高克勤	凌 皞	黄任轲	黄颂康
龚建星	龚 璇	章富良	曾正曦
盛巽昌	彭 坚	雪 华	韩焕昌
程章灿	詹杭伦	戴云云	

录

邹 缉	奉天殿灾疏	1
吴 节	边务疏	16
于 谦	复教习功臣子孙疏	27
李 贤	论太学疏	34
商 辂	请革西厂疏	42
刘 健	论初政纷更疏	52
李承勋	重守令疏	61
刘 玉	塞幸门广言路疏	74
张 璁	病痊陈奏用人	81
何 璫	民财空虚之弊议	90
林 俊	急除权宦以御大乱疏	103
彭 韶	进盐场图册疏	117
邹 智	应诏封事疏	124
杨一清	灾异修省疏	132
李东阳	上灾情疏	140
海 瑞	治安疏	146
杨 爵	请弥灾变以安黎庶奏	162
张居正	请申旧章饬学政以振兴人才疏	171

汤显祖	论辅臣科臣疏·····	180
周起元	请兴江南水利疏·····	194
马经伦	谏逐言官疏·····	204
刘应秋	劾首辅申时行疏·····	213
徐光启	时事极迫极窘疏·····	219
黄道周	遭疾求去疏·····	227
祁彪佳	陈三大弊政疏·····	234
史可法	请讨贼御敌以图恢复疏·····	243

[明]邹 缉

奉天殿灾疏

臣伏奉勅书。以今月初八日奉天殿灾，勅谕文武群臣询求所以致灾之由，令臣等逐一条陈无隐，俾知警惧，以回天意。臣惟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，未尝少息。而群臣奉行，或失初意，故不能无少过误，致使下民失所，怨讟上兴。上天眷怀，遂加谴罚。陛下心存警惧，咨访群臣。惟臣愚昧浅陋，不足以识致灾之由。但有所见，不敢遂隐，谨采耳目所闻，上陈圣览。

伏惟少垂察焉，切以皇上绍嗣太祖高皇帝之统绪，建立两京，所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丕基，天下万民尊仰之根本。爰自肇建北京以来，焦劳圣虑，几二十年。工力浩大，费用不貲，调度既广，科派亦繁。群臣不能深体圣心，致使措置失宜，所需无艺，掊尅者多。冗官滥员，内外大小，动至千百，使之坐相蚕食，耗费钱粮，而无益于事，是竭尽生民之膏髓，犹不足以供工作之用。由是财用匱乏，莫知所图。民穷无告，犹不之恤。夫民之所赖以生者，衣食也。而民以百万之众，终岁在官供役，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，遂其乐生之心，又不能躬亲田亩，以事力作。使耕种不时，农蚕废业，犹且征求益深，所取无极。至于伐斩桑枣，以供薪爨；剥取桑皮，以为楮料^①。而民之衣食无所资矣。加之官司胥吏，横征暴敛，日甚一日。民生无聊，愁叹满室。且如前两岁买办青绿颜料，本非出产之所，而科派动辄千数百斤。民无可得，

则相率敛钞，遍行各处收买。每大青一斤，至万六千贯。及至进纳，不多以不中，不肯收受。往复展转，当须二万贯钞，方得进收一斤，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费。其后既已遣官采办于出产之处，而府县买办犹不为止。盖缘工匠计料之时，惟务多派以为滥取之利，而不顾民之艰苦难办。此又其为害之甚也。然此特买办之一尔，其他又有不可胜言者矣。

且京师天下之根本也。人民安则京师安，京师安则国本固而天下安，此自然之势也。而自营建以来，用事之人，不思人民为国之本，谋所以安辑之。乃使群辈工匠小人，假托威势，驱迫移徙。号令方出，即欲其行，力未及施，屋已破坏。或摧毁其墙壁，或碎其屋瓦，使孤儿寡妇坐受驱迫，哭泣号叫，力无所措。或当严冬极寒之时，或当酷热霖汗之际，妻子暴露，莫能自蔽。仓遑逼迫，莫知所向。所徙之处，屋宇方完，又复驱令他徙。至有三四迁移而不能定者。及其既去，而所空之地，经月逾时，工犹未及。陛下之爱民本甚深，而工作小人，横害下民，如此其甚。陛下皆有所不知，此京师人民之受害而不能无怨讟者也。

贪官污吏，遍布内外，剥削之患，及民骨髓。朝廷每遣一人出差，即是其人养活之计。诛求责取，至无限量。州县官吏，答应奉承，惟恐不及。间有廉洁自守，心存爱民，不为承应。及其还也，即加谗毁，以为不肯办事。朝廷不为审察，遽加以罪，无以自明。是以在外藩司府县之官，闻有钦差官至，望风应接，惟恐或后。上下之间，贿赂公行，略无畏惮。剥下媚上，有同交易。贪污成风，恬不为怪。夫小民之所积几何？而内外上下，诛求如此，岂能无所怨讟乎？！

今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诸处，人民饥荒，水旱相仍。至剥树皮，掘草根，簸稗子以为食。而官无储蓄，不能赈济。老幼流移，颠踣道路，卖妻鬻子，以求苟活。民穷财匮如此，而犹徭役不休，征敛不息。京师之内，聚集僧道几万余人，日食廩米百余石，

而使天下之人，糠秕不足，至食草木，此亦耗民食以养无用者也。至于报效军士，朝廷厚与粮赐，使之就役。而乃骄傲横恣，不执常役，闲游往来，扰害良民，此乃奸诡之人。惧还原伍，科徭不堪，假此为名，以图规避，非真有报效之心。此其可以信用之乎？

朝廷岁令天下有司，织锦缎，铸铜钱，遣内官赏往外蕃及西北买马收货，所出常数千万，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。耗费中国，糜敝人民，亦莫甚于此也。且钱出外国，自昔有禁。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与之，此可谓失其宜矣。

马至虽多，类皆驽下。散与人民畜养，马多人少，畜养不前，及至死伤，辄令赔偿。马户贫困，则复鬻卖妻子，犹不能偿。夫国家之所赖者，人民也。人民已耗，土地空虚，养马虽多，亦何所用？此又其害之大者。

昔晋武帝徙胡人于河南内地，群臣皆谏以为不可，恐貽他日之患。武帝不听，其后率致五胡之乱^②。今乃许令鞑靼胡人入中国，以鞍马、弓矢、居室、牛羊、衣服、盛具供帐以待之。此等皆窥觊中国奸细之人，尤其所不可者。夫人莫不安土重迁，不乐远徙，况此蕃夷习俗既殊，所性岂肯背其本主，违去乡土，而居中国乎？是必有可疑，不可以不察也。今宜使之来朝之后，即遣归本国，不必留之，以为后日子孙之患也。

至于宫观祷祠之事，自古有国者，所当深戒。汉武帝尝极意以求之，而卒无其验，取讥后世。亦宜去而绝之也。古人有言，“淫祀无福”，况事无益以害有益，蠹财妄费，国用无度，亦其一耳。凡此数事，皆足以损伤和气，下失民心，上违天意，怨讟之兴，实由于此。

夫奉天殿者，陛下正朝之殿，所以朝群臣、发号令、出政之所，古之所谓明堂也。而灾首及焉。其为灾之大，自古以来，未之或有，诚所谓非常之变也。非省躬责己，深察所以致灾之由，大布恩泽，改革政化，以疏涤天下穷困之人，不能以回上天谴怒

之意也。

夫应天以实不以文,臣愿陛下深下明诏,散遣工匠营造之人,停止役作,使天下之人得遂其父母妻子相安相乐之心。罢绝下蕃买马之役,勿令复出。四夷外国来朝贡者,赐赉而遣之,勿使久居中国。有愿留者,亦宜遣令出塞,俟三四年余,后复议之。盖四夷归附朝贡,虽足以为中国之盛,然使之久居于此,窥见中国之虚实,恐非今日之所宜,亦非他日之利也。彼皆人而兽心,不识恩义,徒以贪求中国之货贿而已。一旦待之有不至,必且为中国患矣。冗官滥员,宜沙汰之,使归田里。有可用者,亦使暂归,俟其官有阙,则取用之。简拔贤才,申明荐举,严考官吏。有贪赃、蠹政、坏法、为民之害者,在内则令六卿大臣及监察御史,在外则令按察司官按核其实而罪黜之,勿复宽贷。若有廉能之官,善绩昭著,许令保荐于朝,量加升擢,使有激劝。大抵敦教化,厚风俗,励廉耻,劝善良,此有国之先务。善有所劝,恶有所惩,则廉耻之道立,而奸贪之俗自止息矣。前者常有监生员告乞单丁视亲,因而获罪,发充军者,亦乞赦原取回,使得遂其初心。盖其间亦有先告侍亲,后以亲终,已行出仕。有司不行分理,一概查发充军,此皆有亏治体,难以垂训将来。至于宫庙祷祠之事,亦宜罢绝,无听其妄。近者大赦天下之时,法司执滞,当条罪者无大干涉,所当赦宥者,尚复拘系,亦乞重加湔洗,使之自新。常为京职者,则降出于外,复还旧职。蠲除租赋,一切勿征敛科需。不急之务,悉乞停罢。饥荒之民,则令所在有司发廩赈济。或官廩不敷,则劝令大户之家,出粟以赈之,官为之主。俟有丰收,则俾偿之。凡此皆天下之大计,所以保安宗社,收拾人心,挽回天意,而为国家千万年无穷之命脉。今皆举行之,则人心欢悦,和气可臻。民心既固,国本益安。欲为天下苍生之福,子孙帝王万世之基,莫有大于此者矣。

夫国家之所恃以久长者,天命也,人心也,而天命所在,常视

人心以为去就。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，未有人心既归而天命不归之者！欲和人心，必敦教化，必修礼仪，必使之遂其生养于闾阎之下。教化行而礼让兴。则人知父子君臣之教，尊君亲上之义；则任之以事，驱之以役，虽劳而不怨。生养遂，衣食足，则人知重廉耻，乐妻子，保亲族，盗贼息，而无争夺凌暴之风矣。如此则人心和附，天命凝固。国家久长之利，又莫有过于此者矣。奸人细民，有以诡术异道而感人者，则抑绝而禁止之，使不乱吾民之教。信赏罚，一号令，使人有所守而不为疑惑。赐予有节而不至于滥恩；财出有径而不至于妄费。则国本克实，财用可舒，而不至于空乏。有司百官全其禄廪，使有以养其廉耻。天下之人，得以休养于田里之间；而有司官吏，无贪残虐害之政，则灾沴不作，太平可臻。人心既和，天命攸属，而国之基本自固。此诚国家之至计，保安天下消弭灾变之大者也。

至于边防守御之臣，则令其修饬军伍，谨察烽堠，以防寇盗，此又其所当虑于未燃者也。

今天意如此，灾变已极，不宜复有所造作，以重劳其民。当还南京，奉谒陵庙，告以灾变之故，保养圣躬，休息于无为。数年之后，天意既回，始可为之。不宜听信小人之言，复有所兴作，以误陛下于其后。彼小人者不知国家忧戚大计，惟欲谄谀顺旨以希幸恩宠而已。若复听其言以为无害，则误陛下益甚，殆非国家之利也。

（《明经世文编》卷 21）

〔注释〕

①楮料：楮，一种树，造纸的原料。 ②五胡之乱：西晋末年起，中原地区曾出现过由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等五个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过十六个政权，史称“五胡十六国”，又称“五胡之乱。” ③淫：过分，无节制。

[译文]

臣谨慎地捧读诏书。陛下因今月初八奉天殿遭受火灾,下诏文武群臣,咨询遭灾的原因,命令臣等逐一说明,不得隐瞒,使知警惧,挽回天意。臣认为陛下敬天爱民的圣意很是深切,不曾有稍许懈怠。但群臣做事,有的地方就不符陛下当初之意,因此不能不犯过错,使得天下黎民流离失所,怨恨遂生。上天眷怀百姓,于是加以谴责。陛下对此心存警惧,询问群臣。臣愚昧浅陋,不足以辨识致灾的原因,只是稍有看法,不敢隐瞒,特恭敬地将自己所闻所见,上告陛下。

臣稍加观察,深切感到陛下继承太祖高皇帝以来,建立南京,用来作为子孙帝王万世的根基,是天下万民尊仰的根本。自从开始建都北京以来,陛下劳神费心近二十年,建都工力浩大,费用甚巨,调度极广,课敛太繁。群臣不能深刻体察陛下心意,致使措施不当,所需无度,苛捐重税剥削人民太过份。加上冗官滥员,朝廷内外,大大小小,成百上千,让他们坐而耗费钱粮,却无益于事,用尽民脂民膏还不足以供官府之用。因此国家财政匮乏,不知如何解决。百姓贫苦无告,还不知加以体恤。百姓赖以为生的是衣食。而百万民众终年在官中服役,既不能保护父母妻儿,满足天伦之乐,又不能亲自耕种土地,违误农时,荒废蚕桑,还要加重租税,多方收敛,以至于砍伐桑枣,用来供烧饭之用;剥取桑树皮,用作造纸的原料。这样百姓的衣食就没有依靠了。加上官吏横征暴敛,一天比一天厉害。百姓生计无靠,全家愁叹不止。就拿前两年买办青绿颜料(注:建筑宫室绘画用)来说,本不是出产的地方,但官府摊派动辄数百斤乃至上千斤。百姓没法得到这些青绿颜料,只得跑遍各处去收买。大青一斤,常卖一万六千贯。等到交纳官府,又大多不符要求,官府不收。这样往返一下就须二万贯才能买得大青一斤。而派用处时还不足

供一柱一椽之用。后来,朝廷委派官员到出产地采办,但各府县买办的官员还是照例摊派给百姓不止。又因为工匠计料之时,只求多派从中可以获利,却不顾百姓艰难办。这对百姓就更增加了祸害。然而这不过是买办青绿颜料一项,其他种种更是难以说尽了。

京城是天下的根本。人民安居则京城安定,京城安定则国本牢固,天下安定,这是自然的道理。可是,自从营建北京以来,朝廷所委派用事者,根本就不想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,设法使人民安居乐业,却让那些工匠小人,狐假虎威,驱迫百姓迁徙。号令一出,就要百姓搬迁,稍有缓慢,房屋就被毁坏。有的推倒墙壁,有的砸碎屋瓦,使孤儿寡妇哭泣号叫,手足无措。有时在严冬极寒之时,有时处酷热淋汗之际,妻子儿女暴露野外,没有遮蔽。官府逼迫,不知何处栖身。万幸有了栖身之处,可是当房屋刚刚造好,又被赶往别处。有的人家竟至于被迫迁徙三四次还不能安身。居民搬走,空出的土地,经月逾年也不派用处。陛下爱民甚深,但做具体工作的官吏,却祸害下民,竟如此厉害。这些,陛下都不知情,这就是京城人民受害而不能不怨声载道的原因啊。

再则,贪官污吏遍布朝野,剥削残酷,至于百姓骨髓。朝廷派一官出差,就是此官藉以发财的机会。残酷榨取,贪得无厌。州县等地方官吏,奉承巴结,唯恐不及。偶有地方官员廉洁自奉,存爱民之心,不去奉承钦差官吏,等到该钦差回朝,就对其加以诽谤,说其不肯办事。朝廷也不多加考察,就施加惩罚,致使被害者含冤而无法表白。因此,地方官员听说有钦差官员到来,就赶紧接待,唯恐落后。钦差与地方官员上下之间,公然贿赂,无所畏惧。贪官榨取百姓,讨好上司,就如集市上的交易一般。贪污成风,坦然不怪。小民百姓能积聚多少财富?可是官府内外上下,如此榨取,百姓怎么能不生怨心呢?

于今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等地，人民饥荒，水灾旱灾频发，百姓至于剥树皮、挖草根作为食物。而官府又无储备之粮，不能赈济。百姓扶老携幼颠沛流离，卖妻鬻子，以求活命。民穷财匮如此，官府却还徭役不停，征敛不息。京城之内，聚集几万名僧道，每天要吃仓米百余担，而天下之民连糠粃都不够吃的，只得吃草木为生。消耗百姓口粮而养活那些无用之人。至于应该报效国家的军人，朝廷花了许多粮食财物，让他们服役，可是他们却骄横不驯，不守岗位，到处逛荡，扰害良民。据查他们都是奸邪之人，害怕回到原籍，难以忍受租税徭役，所以借军人之名而求图躲避，不是真有报效国家之心。这种人难道可以相信任用他们吗？

朝廷每年令有关部门织锦缎，铸铜钱，派宦官赠给外番和到西北买马收货，所费常达数千万，而所得却不足其中一二，使得国家财物耗尽，百姓陷于贫困，没有比这种做法更糟糕的了。况且国家钱财流于外国，过去是一向禁止的。现在却竭尽天下之财赠给外邦，这是万万不该如此的。

买来的马匹虽多，但都是低劣之马。交给百姓畜养，马多人少，畜养不周全，等到马有死伤，辄令百姓赔偿。养马之户贫困，卖妻卖儿还不能赔偿。国家依赖的是人民啊，民财耗尽，土地空虚，纵然养马再多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这又是一大祸害。

过去晋武帝（司马炎）把胡人迁居到黄河以南内地，群臣都劝谏说不可，恐怕这些胡人会给国家的将来带来灾祸。晋武帝不听，果然后来酿成五胡之乱。现在陛下却令鞑靼胡人入居中原，用鞍马、弓矢、居室、牛羊、衣服、盛设供帐来礼待他们。这些胡人都是对我国怀有不轨之心的奸细，尤其不可礼待他们。人没有不安土重迁而愿远徙的，何况这些胡人习俗与我完全不同，其本性哪里肯背叛其本主，远离其故乡，而居于中原的呢？这里一定有可疑之处，陛下不能不明察啊！现在应该在他们来朝之

后即遣返本国,不必留住他们,以免成为后代子孙的祸患。

至于建造宫、观、祠庙之事,国君们,应当深引为戒。汉武帝曾极意追求神仙之事,但终于没有应验,徒然惹后人讥笑。陛下应当断绝做这种事。古人说:“过分祭祀则无福。”何况事无益而损害有益,耗财靡费,国用没有限制,这也是一害啊。这几件事,都足以损伤和气,下失民心而上失天意,怨言兴起,实在由于上述这些。

奉天殿是朝廷的正殿,是用来朝见大臣,发号令议政事的地方,古代称做明堂。这次火灾首先就烧毁了它,这样的大灾自古以来还未曾有过,确实非同寻常。如果陛下不亲身自责,深刻省察造成火灾的原因,广施恩泽,改革政化来疏导涤除天下穷困百姓的怨心,就不能挽回上天的谴责和震怒。

要顺应天意,就要用实际行动,而不能光靠一纸文告。臣希望陛下下诏遣散工匠营造之人,停止各项建都役作,使得天下之人能满足父母妻儿相安相乐的心意。停止去番地买马的差役。外国来朝进贡的人,赏赐他们,使他们回国,不要久居中原。其中有愿意留在我国的,也应该使他们出塞,等三四年后,再重新考虑。因为四夷来朝进贡,虽足以表明我国的强盛,然而让他们久居于此,窥见我国的虚实,恐怕不是今日所应当如此做的,也不合将来的利益。他们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,不知恩义的,只是贪求我国的财物而已。一旦对待他们有不到之处,就定会成为我国的祸患。多余的官员,应当淘汰,使他们回归田里。其中有可用之人,也使暂时回归,等有缺额再选拔任用他们。选拔贤才,施行荐举,严格考核官吏。有贪赃枉法、残害百姓的官员,在朝内则令六卿大臣及监察御史,在外省则令按察司官查证核实而加罪斥黜,绝不宽宥。如果有廉洁能干的官员,善绩昭著,允许在朝堂上保荐,量才加以升擢,使有激励劝勉。大抵上督促教化,纯厚风俗,激励廉耻,劝勉善良,这些都是国家首先要考虑实

施的。善良的得到劝勉,为恶的得到惩戒,那么廉耻之道就成立了,而奸贪的恶俗就会自行止息了。以前经常发生监生生员乞归视亲,因而获罪被充军的,也乞求陛下赦免他们,使他们能够满足心愿。因为他们中间也有先求侍养双亲,后来双亲亡故,又出来任职的。有关方面不加分别处理,一概查发充军,这都有损治礼,难以作为将来的垂训。至于宫庙祷祠之事,也应当罢绝,不要听信虚妄之言。最近大赦天下之时,法司部门动作迟缓。有些犯人本无大罪,应当赦免,却至今还在拘系中,乞求陛下重加洗雪,使其自新。他们之中在京城任职的官员,贬谪到外地,仍旧使他担任原职。免除租税徭役,不是紧急非办之事,全部请求停办。闹饥荒的百姓,命令所在地官府开仓赈济。如果官仓不足,就劝令大户人家出粮赈济,官府担当借主。等到丰收之年,再由官府偿还。这些都是国家重大举措,用来保卫安定宗庙社稷,获得人心,挽回天意,是国家千万年无穷尽的命脉所系。现在都能付诸实行,那么人心欢愉,就可达到团结和气,民心稳定,国家的根本就更加稳固。想要造就天下黎民的幸福,子孙帝王万世不衰的基业,没有比上述这些更重要的了。

国家赖以久长的是天命,是人心。天命又常看人心如何而决定吉凶。没有不得人心却可以享有天命的,也没有人心归服而天命不至的。想要得人心,一定要督促教化,修饬礼仪,一定要让百姓安居乐业。教化施行则礼让之风兴起。那末人皆知父子君臣的礼数,懂得尊君亲上的道理,让他担任某职,赶着他去做某事,即使很辛劳,他也不会有埋怨的。生活得满意,衣食丰足,那末人就知道要看重廉耻,使妻子儿女欢乐,使亲族得以保全,盗贼就没有了,也就没有争夺凌暴的坏风气了。这样就人心归服,天命常在,国家长治久安而得益。没有比这更重要的。如果有坏人用诡术异道来迷惑人心,就要加以制止,使不至于扰乱破坏我民的礼教。使赏和罚得以兑现,使号令得以统一,使人们